



《银翼杀手2049》(Blade Runner 2049, 2017) 刚刚在中国上映。这部被中外同时寄予厚望的影片，也再次让菲利普·迪克 (Philip K. Dick, 1928~1982) 和他的科幻小说回到公众的视野。

# 银翼杀手2049：再次关注迪克的科幻小说

□ 江晓原

前一部《银翼杀手》(1982) 上映之初，票房惨淡恶评如潮，但20年后它的声誉却扶摇直上，成为科幻影片中的无上经典，在2004年英国《卫报》组织60位科学家评选的“历史上的十大优秀科幻影片”中，它竟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。此次新片《银翼杀手2049》，就是接着《银翼杀手》中假想的2019年故事，讲30年之后的故事。

《银翼杀手》改编自菲利普·迪克的小说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？》(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?), 改编时从别处买了一个标题 Blade Runner 的使用权。按照字面意思，这个片名应该译成《刀锋行者》，现在常用的中译名《银翼杀手》据说来自台湾，显然不是确切的翻译。不过既已广为

流行，也就约定俗成了。《银翼杀手2049》的上映当然又让迪克的小说重回公众视野。

其实，出了科幻的小圈子，迪克在中国公众中的知名度并不高。在科幻界，有人将迪克比作莎士比亚，比作金庸，但这样的比喻并不能准确反映迪克的成就和特点。如果仅从生平际遇来说，将迪克比作梵高倒还合适。

早产儿迪克出生在一个糟糕的美国家庭。出生三周，他的孪生妹妹就因电热毯烧伤而死于襁褓之中。他5岁时父母发生争执，其母拒绝随他父亲赴任，决定独自抚养迪克。迪克小学时经常逃课，成绩平庸，和写作有关的课程只能得最低的及格成绩C。他进过大学，念德语专业，但很快就辍学了。此后

当过一个音乐节目的DJ，1952年他售出了第一篇小说，于是开始了全职写作——估计是被迫的，因为他找不到固定工作。1950年代他贫困潦倒，甚至缴纳不了因在图书馆借书逾期而产生的罚款。

1963年迪克因长篇小说《高堡奇人》得了雨果奖的最佳小说奖，这虽是科幻界的大奖，但科幻本身仍是相当边缘的，迪克的小说仍然只能在廉价出版社出版。1960年代迪克还因参与反越战活动而被联邦调查局监控。

迪克结过5次婚，全都以离婚收场。他终身贫病交加，酗酒、吸毒、欠债。科幻作家海因莱因爱其才，不时帮助他，有一次迪克欠缴税额颇大，束手无策，海因莱因帮他缴了税，让他感激涕零。

1982年，53岁的迪克在贫病中死去，他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将他葬在夭折的孪生妹妹一旁。遗憾的是，迪克明明已经熬到了时来运转的门口——这年第一部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银翼杀手》上映了。据说迪克看到了影片的半成品，但没能看到影片的上映，更没有想到它会变成科幻电影中的无上经典。

迪克留下的小说，在他身后成为科幻电影界的宠儿，迄今至少已被改编成了13部影视作品，开列如下：

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？》→《银翼杀手》(1982)  
《全面回忆》→《宇宙威龙》(1990)  
《第二代》→《异形终结》(1995)  
《少数派报告》→《少数派报告》(2017)

告》(2002)  
《冒名顶替》→《冒名顶替》(2003)  
《空头支票》→《记忆裂痕》(2003)  
《黑暗扫描仪》→《黑暗扫描仪》(2006)  
《金人》→《遇见未来》(2007)  
《规划小组》→《命运规划局》(2010)  
《全面回忆》→《全面回忆》(2012)  
《高堡奇人》→《高堡奇人》(剧集, 2015~)  
迪克的短篇小说→《电子梦：菲利普·迪克的世界》(剧集, 2017~)  
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？》→《银翼杀手2049》(2017)

总体而言，迪克的作品胜在思想性。他没有受完大学教育，他的知识背景杂学旁收，这倒成了他的优点。但平心而论，他的作品语言偏于枯涩，场景通常残破暗淡，不易产生阅读快感。他生前潦倒或许也与此有关。

2017年已经不是1982年了，人工智能如今正炙手可热，《银翼杀手2049》也不想重复当年《银翼杀手》上映时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的遭遇，它似乎将主题更集中到了人类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的斗争上。事实上，整个《银翼杀手》的故事，就是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。问题是，既然会如此相爱相杀，为什么还要不顾一切地研发人工智能呢？

(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、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。)



长城如练 刘咏梅 摄

## 我以诗作话蓝天

□ 苏青

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，举国欢庆，全球瞩目。唯一遗憾的是，大会期间，北京的天空没有出现每逢重大会议、活动通常都会拥有的“会议蓝”。而会后连续多天的雾霾天气，再次引起人们热议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“建设美丽中国，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，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”宣言，成为广大人民热切期盼、美好愿景。

自工业文明以来，“雾霾”就与人们生活如影相伴。在中国，“雾霾”成为年度关键词，则是2013年的事情。这一年的一月份，曾有4次雾霾过程笼罩全国，北京这月更是仅有5天没有雾霾。那年秋天，我曾激愤地填写过一首《渔家傲·秋霜》：“雾罩京城风味异，久居鲍肆应在意。十面霾伏如潮起，千瘴里，遮天掩日口鼻塞。浊眼一双搜半里，渐然涕下逃无计，咳嗽肺喉尘满地。齐努力，何时能享净空气？”

2014年4月4日，国家减灾办、民政部首次将危害健康的雾霾天气纳入2013年自然灾害情报。次月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，强调要加大对雾霾的综合治理，加强环境执法监管，认真进行责任追究。自此，全国“蓝天保卫战”第一枪终于打响，雾霾治理开始日见成效。无霾的日子，确实令人神清气爽、心旷神怡。一天雨后，北京霾散云开，天空湛蓝，鳞云密布，煞是好看，不由即兴口占一首《雨后》：“雨后京城气象新，霾散天蓝鲤鱼鲜。心随物变精神爽，满目美景一身轻。”

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后，“绿色”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写入国家五年规划。时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，为完成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的“生态环境要总体改善”目标，将从改革环境保护制度入手，着力提升环境治理能力。自此，我国环保治理开启“最严时代”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开始生根落地。据北京市环保局通报，2015年北京蓝天数较上年多14天，2016年PM2.5年均浓度较2015年下降9.9%，为近三年来降幅最大。尽管2016年北京PM2.5年均浓度仍然超过国家标准10%，但2017年北京空气质量已明显感觉好转。

十九大结束后，10月28日至11月1日，北京空气质量连续5天优良，兴奋之余，草就《蓝天三部曲》，以表祝贺和祈愿：“蓝天一日已稀奇，接二连三直称奇。祈愿天蓝成常态，京蓝如布织新衣。长城如练舞彩峰，山新水秀诗意图。天时地利人和谐，除霾如今非独风。京城蓝天净无沙，地阔云轻浪无涯。若扫人间尘垢霾，风清气正乐无穷。”

十九大将“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，强调“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”，要求“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”，“坚定走生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”。我相信，未来北京天将更蓝，水将更绿，生活品质将更美好。正可谓：“调墨需用清河水，好诗待对蓝天吟”。

(作者为中国科技馆党委书记、副馆长)

十青诗白话十



上图：作者留影于恩格斯家的纺织厂，这里现在是乌伯塔尔市纺织博物馆。中图：恩格斯家纺织厂大门对面墙上的巨幅照片。下图：行驶在乌伯河上的悬挂电车。

## 再说马可·波罗的故居

□ 金涛



图四



图一



图三



图三

吴岩和他联系的，是他在威尼斯找到马可波罗故宅的踪迹，并且传来他拍摄的照片（参见《来自马可波罗故乡的消息》，载于《科普时报》2017.10.13, 第5版）。这一次，我希望他能提供更多的资料，以获得有关故宅的近况。

热情的李逸凡很快给我回复，并且传来多幅照片，综合他陆续发来的信息，大体可以归纳如下：

现在威尼斯这个“马可·波罗的故居”就是一个位置，意思是当年这里是马可·波罗故居所在地，但是老房子在1597年因火灾被毁。后来过了很久，几经变迁，在原址上新建了一座歌剧院，歌剧院以Maria Malibran命名，她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初的女高音歌唱家。马可·波罗故宅现在所能看到的残存的遗迹在Corte Secondary Mil-

ion。这是一个连接入口到歌剧院的庭院（见图2）。庭院的格局如果对照Pauthier的钢雕画（即图1），是颇为相似的，特别是楼上窗户的造型（见图3）。我以为，这幅钢雕画并非凭空想像，而是实地观察后创作的。但画家忽略了老屋早已毁掉，这不过是旧址上盖起的房子。

另外，人口处墙上，由威尼斯政府于1871年颁布的铭文，标明了这里确为马可·波罗故居遗址，这是最权威的证据。铭文全文如下（见图4）：

这里原来是马可·波罗的家，马可·波罗旅行到亚洲最近国度并描述了它。

威尼斯政府 1871年

很感谢李逸凡发来的照片（见图5）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正面和门前的水道了。（本文照片除图1外，均为李逸凡提供）

## 工业文化遗产：人类文明的新话题（4）

### 恩格斯故居的后院

□ 程萍

在中国，恩格斯是家喻户晓的革命导师，恩格斯家乡乌伯塔尔市的名字却鲜为人知。德国访学期间，拜访马克思恩格斯故居是我的一个心愿。秋天里，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，我和约好的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买了周末5票，来到乌伯塔尔。

恩格斯故居不大，一座四层巴洛克风格的灰色小楼建于1775年，白色门窗外，打开着绿色折叠遮阳板，既实用又散发出典雅的装饰艺术气息，像大多数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一样，显得殷实与稳重。故居中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书架上不同版本的中文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和《列宁全集》，二楼橱柜中摆放着两套中国明朝时期的瓷器，客厅和餐厅的油画，几乎都是乡村风景，主人一定非常留恋普鲁士时代家族的辉煌历史和乡村恬静的生活。

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这座图片上经常看到的故居，而是故居的背后。秋阳中，我们在故居旁的咖啡吧坐下小憩，顾盼间，发现故居背后还有一座二层小楼。我随口问管理员：“那是什么？”“你想看吗？”“当

然。”管理员取出钥匙，带着我们朝故居背后那座房子走去。打开房门的一瞬间，我突然醒悟：这是恩格斯家的纺织厂！中国人知道，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工厂主，他本人也曾经经商。就是靠比较丰裕的经济收入，恩格斯才有能力资助马克思的革命和写作。

恩格斯家的纺织厂看上去不大，却是当地最大的企业之一。停产之后，被乌伯塔尔市政府收购，成为当地的纺织博物馆。博物馆内保留了当年生产时的情景，所有机器都能够运转。管理员登上电闸，立刻马达轰鸣，震耳欲聋，仿佛把我们带回工业革命年代。管理员边走边解说各种机器的功能，在一架机器旁，她停下来，演示纱线的编制过程。随着机器的运转，美丽的黑白红三色纱线缓缓织出。管理员截下一段，系在我手腕上。还真漂亮呢！她说，博物馆不赚钱，由当地政府补贴，主要是为市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。当地的中小学经常组织学生来这里学习历史知识，了解工业文明发展的历程。

在德国，乌伯塔尔市并不是因为恩格斯出名，而是由于1901年开始正式运营的世界上第一条单轨悬挂式铁轨，在德语中被称为“Schwebebahn”，意思是“漂浮火车”。在1900年10月24日的试车中，德国国王威廉二世登上列车，成为这种新型交通工具的首批乘客之一。“悬挂在空中的电车”成为市民出行的主要选择，也成为乌伯塔尔市的名片，至今116年中，虽然战争等波折，几乎没有停止过运营，日载客量超过7万人，成为“活态”的工业文化遗产。

乌伯塔尔是由“乌伯”和“塔尔”两个词组成的市名。“乌伯”是河流的名称，“塔尔”是山谷的意思。乌伯塔尔市是沿着乌伯河发展起来的，河流是这个城市的灵魂，而山谷地势高低起伏，街道陡峭不平，使得乌伯塔尔成为德国建有最多公共台阶的城市。这是一座繁华的城市，十九世纪末，工业化达到顶峰，土地资源的稀缺，导致城市道路不畅，交通堵塞严重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经过市民反复讨论，推翻了把河盖起来在上面建

公路的方案，找到市民共识的理想方案——沿着乌伯河建造高架铁轨，把电车悬挂起来，既不占用土地，又可以连接城市大部分地区，还可以观赏沿途风光。

对这样有创意的工业杰作，不能不体验一把。列车每五分钟一趟，我们买了车票踏上列车，体验在城市半空穿梭“飞翔”的感觉。站在驾驶室后面的玻璃窗后看前面的铁轨，有点儿像坐过山车。电车时而在郊外飞驰，大地在脚下掠过；时而在乌伯河上疾行，河水在车窗下闪闪发光；时而穿过繁华的街市，从车窗俯瞰人们匆忙的身影，恍若置身世事之外；时而停在高架的站台上，欣赏乘客走在不同建筑风格的台阶上……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得体，与城市建设相得益彰。这架古老的悬挂铁路轨道长13.3公里，2004年，在保持历史工艺的基础上，对其支撑架进行了延伸加固，同时对车站进行了现代化改建。

在德国，像乌伯塔尔这样有特色的工业城市很多。如果你关注世界文化遗产，被列入世界级珍宝的古城戈斯拉尔及其拉默尔斯贝格铜矿，令人流连忘返。那里著名的“巫婆”玩偶和故事，让这个古城充满神秘。下期再谈。

(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)

十 萍踪悟语 十